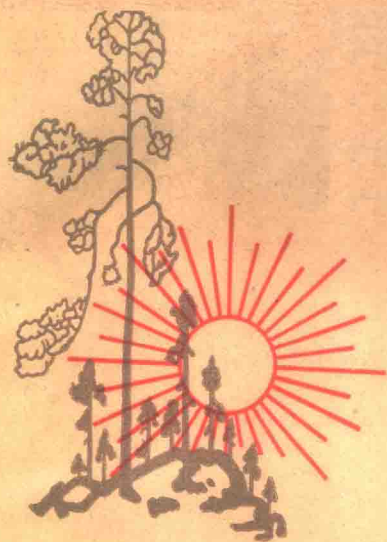




在卡列瓦拉大地上

費 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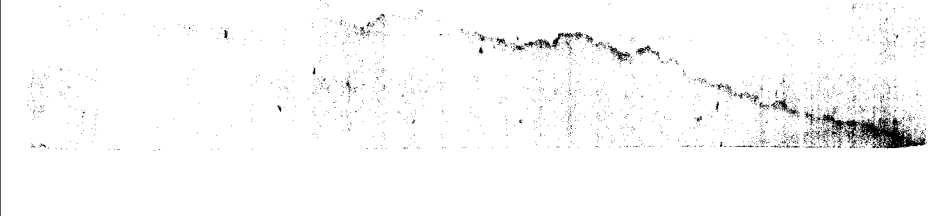
在卡列瓦拉大地上

[苏] 费 什 著

陈 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На земле Калевалы

本书根据: Г. Финн: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1954年 Детгиз 版本译出

在卡列瓦拉大地上

原著者 [苏] 费什
翻译者 陈 鹭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3/4 字数: 111,000

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01—3,000册

统一书号: 10078·1621

定价: (八) 0.48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系描写苏联偉大卫国战争期間，卡累利阿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境內一支被截留在敌后、遭到敌人重重包圍的游击队，如何千方百計对敌人展开游击，歼灭敌人，最后突圍出險的故事。全书自始至終洋溢着主人公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的爱国热情、对万恶法西斯匪徒的无比痛恨以及战友之間的深厚友誼。

游击队长伊凡·法捷耶維奇两度身受重伤，但在突圍与敌人发生遭遇战时，仍然奋不顾身指揮作战，吸住敌人正面的兵力，牺牲自己，为全队赢得了安然突圍的时间。女游击队员在送重要文件至前綫司令部途中，被敌人发现，但她宁愿牺牲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而让同伴得以脫險完成任务。作者笔下所有这些光輝的人物都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我們脚边是一条泡沫翻滾的小河，但是水流湍急，淙淙有声。河水奔騰着跃过巨大的卵石；黑魆魆的卵石在阳光下閃閃发亮，仿佛是些側身躺在水里的水牛。脚底下的白色松木刨花卷曲纏繞，剛搭好的新木架散发出好聞的香气；芬芳馥郁而又晶瑩透明的松香气味和馬合烟的苦味和春草的清新气味混和起来。建筑用材林巍然矗立，其間有一个藍幽幽的浩渺湖泊；河水湍急地流入湖中。集体农庄庄員們正在河上建造水力发电站。房屋已經造好，如今木匠們在搞蓄水槽。他們揮动斧头，砰砰敲着，很象不久前这些森林里响起过的步枪射击声。

明天是星期日，应当有两百来个农民从附近集体农庄到这里来作土方——建筑堤坝。

集体农庄工地主任雅庫尼契夫是个小伙子，高高的个儿，淡色头发，我和他一起跳过小草丘，跨过盘結如虬的松树根，順着河岸，向明天早晨庄員們应当安装木籠、再在籠里装滿鹅卵石的地方走去。

乍看上去，虽然雅庫尼契夫的身体好象有点笨重，但他跳过大圓石时却非常矯捷；他的步伐从容而平稳，就象他那英俊魁梧的身軀的一举一动一样。

“報紙上在报导我們水力发电站的事，”雅庫尼契夫說道，“說是庄員們屋子里的电灯泡快亮了。电灯泡，灯光，这当然是很需要的，但是問題不在于此。从前《討伐队》把这个村庄燒得一干二淨，只剩下七戶人家，那么为了七幢房子的照明問題，是不是值得大兴土木，小題大作呢？”

雅庫尼契夫接着告訴我：当撤退出去的庄員們回到家鄉，住在土窑里，住在幸存的屋子里时，就开始討論重建家园的工作應該从何着手。最近的一个鋸木厂和铁路是在百公里外，鋸开的木材必須从那里运来。要做好这件工作，集体农庄里不管人也罢，役畜也罢，都感到不够，因此重建工作将拖延五年到七年。可是周圍是一片片处女林。于是庄員們决定先造水电站，再用电力带动鋸子。

“凡是我們集体农庄需要的木材，一个季度內就能鋸好，以后就可以帮助邻近的集体农庄了。所以你瞧着吧，一、二年內我們就能兴旺起来。什么都齐头并进。我們的商品乳牛場里有一百头奶牛，往后还要多。每头奶牛要喝水，要冲洗，还有家畜栏等等，一昼夜要一千桶水。你去弄来吧，至少得六个人。可是这里有了电力，就能用上抽水机了。可見得問題不在于照明，說得簡單点，那就是沒有自己的水电站，我們就怎么也不能排除困难，怎么也应付不了。有了它，我們將搞得比战前还要好，向前跃进一步。因此集体农庄里的人都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了。我也是一心一意专搞这个建筑工程。当然，对我來說，图紙是很难看懂的。我本人不是电工，但是从前在游击队里有一个朋友，他休假时便到我这里来，跟我讲解电学上的知識。他以前是我們队里

的无线电报员。綽号叫作‘最后一点钟’……后来他們又派了一个老头儿給我当助手，”雅庫尼契夫沉默一会，接下去說道：“起初，我以为人家派他来也是白搭。我的天，我們用不着的人就給你吧。其实他倒是个挺灵活的老头儿。法西斯匪徒剛撤退，他就在森林里东闖西走。您总知道，我們这里四周都埋上了地雷——有几千只，几万只。他一路过去，动手收集芬兰人抛下的电线。那里拣来十米，这里拣来一百米。在森林里走了一个多月，足足收集了几公里长的电线。这就使集体农庄需要的电线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老人家。”

我們坐在青苔丛生的、不很大的圓石上。蚊子在耳畔嗡嗡地响。木匠們掄起斧头砍着。

我回想起炎夏时节，同样是在卡累利阿的森林里，我坐在土窑門口附近同样的圓石上。当时也同样洋溢着松脂香味和針叶香味。我的身边坐着师长隆德斯特列姆。

我們差不多有十五年沒見面了。他的身体虽然有点儿又胖又笨，只能猜测到他过去是个体格匀称的运动员，但当他微微一笑时，虽然眼角上現出了細細的皺紋，我还是一下子把他认了出来：

“跟从前一样！跟从前一模一样！”

“我还会变得怎么样啊？”他又微笑一下道。“呵，脑門上的这个伤疤吧？”他看到了我的目光。“是的，以前沒有伤疤。那是在瓜达拉哈拉①留下的痕迹。”

晚上，我們躲在土窑里避开蚊子，他和我談了很久，說出了在西班牙和佛朗哥分子战斗的情形。

“我記得有一天苏联作家來訪問我。我同他們一起在前
沿陣地上走去。符拉其米爾·斯塔夫斯基的個子是這麼高，
身體又胖，戴着一頂藍色的圓形軟帽，在一個黑人的屍體旁
停了下來。旁邊還躺着幾個犧牲了的黑人。‘這是佛朗哥的
非洲人嗎？’他問道。‘不，這是我們可憐的黑人。是林肯營
的美國人，’我回答他道……不過你到這裡來，並不是為了
採訪西班牙的故事，”他又微笑一下。

我到師部找隆德斯特列姆，實際上的確是為了旁的事
情。前綫司令部里有人向我暗示，這一個師將要進攻了。

“我都準備好了，”他注意到我沒說出口的問題，就回答
道。“只是在等待信號。有一年工夫留在原地沒動過。你瞧，
建立了多好的防禦陣地。但是說真的，拋棄它也不足惜。只
要能向前推進就行了。大家也一直巴望進攻呢。”

“那又干嗎停下來？”

“是這樣的。”隆德斯特列姆說着把地圖攤在圓石上。
“這是一條路，看見沒有？這是一條河，看見沒有？這是橋。
只要我一开始炮火準備^②，敵人就調動兩、三個師的兵力，
隨帶大炮、彈藥，通過這座橋梁。可是預備隊里却不能派一
個戰士到我這裡來。命令上就是這樣說的。只要我動彈一
下，敵人就硬逼我停下。我只要能贏得兩、三天時間就好
啦。那時我就能一下子推進七十來俄里，直衝到卡爾胡依

① 瓜達拉哈拉是西班牙的一個省，省會名亦叫瓜達拉哈拉，在馬德里東
北三十五哩。

② 炮火準備是軍事術語，意思是進攻前炮襲敵方陣地。

奥基河边，占领这么好的防御阵地，哪怕上来一个军团都撵不走我。但是因此必须把这座桥炸上天去。明白吗？我就是在等他们炸桥。嗯，要是我们成功的话，那就能调来预备队。扩大战果。”

“哦，那么桥梁的事怎么样了？”

“交给游击队了。交给了伊凡·法捷耶维奇的游击队。不过这件事非常难办……对……这些地方我是很熟悉的。年轻时在那里为党运输过武器……”

他沉思起来了。

夜里我在睡梦中听见电话铃铃地响起。

“起来！”隆德斯特列姆喜孜孜地喊道。“桥炸掉了！”

我们团、师、营的直属炮队仿佛想证实他的话似的，开始轰击起来。轰声震耳欲聋。空气震动得沙子象细流一般从墙上流下。

半小时后，第一团从沼泽地绕过敌人，突然大举进攻。炮兵连却吸引住了正面敌人的注意力……

我们再也不在这个土窑里过夜了。这个师在沼泽地里、在森林里的道路上突破防线向前猛进。

后来在这个突破口中又投入了一个旅的兵力。

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完全象司令员的计划一样，也象隆德斯特列姆向我解说的一样。但在这几天里，甚至连隆德斯特列姆都不能彻底想象到，这个师在这个地区突破防线，不过是极重要的计划的一个环节罢了。

总司令部是明白的：敌人在集中突击兵团，企图发动攻势。隆德斯特列姆在卡尔胡依奥基河两岸设防固守，就牵

制住敌人从北方地区急忙调来的几个师，以此挡住了敌人筹划中的突击。开往列宁格勒前线的其他芬兰部队，也改变了它们的行军路线。

但是隆德斯特列姆和我到以后才知道这件事。而当他的师在卡尔胡依奥基河畔新阵地上设防固守的日子里，我们又坐在青苔丛生的巨大圆石上，隆德斯特列姆写了一张字条给游击队长伊凡·法捷耶维奇。谢谢他这样准确、这样及时地炸掉了桥梁。

“我用的是条例式的文体，”他说着摇摇头。“写出的字句没有象心里所想的那样诚恳……”

我倒不是偶然回想起这一切。到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游击队副队长尼古拉·季托夫在行军时一直记笔记，而现在他是这里共青团的区委书记。

区里说他已经来到这个集体农庄，要同工地主任雅库尼契夫商量停当：明天从区里到这里来参加星期日义务劳动的共青团员，应该分配在什么地方。

“我也参加过这次行军，”雅库尼契夫沉思地说。

但他满脑子里都是现在干着的工作，以致只能谈到那个水电站的情况。

我耳听他讲述情况，眼看着水电站的新屋架，心里就想到了，我们这是生活在多么独特的时代里啊。我暗自想象着，乡村受到了多么惨重的破坏，若是单干农民可怎么去重建呵……肮脏……贫困……我禁不住不寒而栗了。

湖上远处突然响起喊声：

“康！康！康①！”

“季托夫来了，”雅庫尼契夫說着从石头上站起，手掌湊到嘴巴上，大嚷着答道：“小儿子！小儿子②！”

三个人走到新屋架近旁的河岸上。我当即在他們中間认出了尼古拉·季托夫。眼睛依旧是淺藍色的，臉上挂着和善的、几乎是稚气的笑容，亚麻色头发，跟当时出发作那次著名的行軍时一样。不过現在不知怎的，他的左手却硬僵僵地挂在身边。

第二天我从他那里拿来四本筆記簿，上面写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这就是季托夫最后一次随着游击队远征时的經過情况，是他在医院里写出来的。

第 一 章

……我爬上松树，为的是查对一下，看我們走得对不对。

金黄色的树皮尘沫脫落下来，飞入眼帘。暖烘烘的新鮮松香粘在手掌上。脚底下的枯枝发出輕微的噼啪声折断了，得用两手抓住結实的丫枝，摸索着找寻牢靠些的立足点。我小心翼翼地撥开带刺的树枝，細細打量着周圍。我爬上去的那株松树，聳立在巉岩重迭的丘岡上，纵目四望，到处只見树梢——这是一片綠色的海洋，不时被风吹得波

① 康是雅庫尼契夫的綽号。

② 小儿子是尼古拉·季托夫的綽号。

濤起伏。我終於看到左面远处有一条深藍色的細帶，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這是湖泊。那就是說，我們並沒有離開行軍路線。雲彩飄過我的頭頂。綠色的海洋在我的下面展開開去，長達几百俄里。它在这里喧鬧不絕，從波羅的海直達白海之濱，激蕩不息地穿過奧涅加湖和拉多加湖……卡累利阿森林——難道那頌贊勇士的歌曲和古代的民歌，沒有提到過它們嗎？這裡村落稀少，小木屋子散佈在岩石重迭的小湖岬上。鄉村和鄉村之間相距几十俄里。不過卡累利阿的俄里，正如俗語所說的那樣，是可短可長的。現在有多少鄉村是空無人煙的呵！人民隨着軍隊一起撤走了。不肯留下來在占領者手里討生活。這是很好的。但在冷落無人的鄉村里，游擊隊員却弄不到一片麵包。我們的食物只有從敵人手里去奪取，或者從大陸上送來。德國人和芬蘭人難得離開道路，到森林中難以通行的密林里去。他們打埋伏，用空降部隊包圍我們，巡邏道路。最艱巨和最危險的事情，要算是穿越道路了……但是我們到這裡來不是為了過安逸的生活……現在我們就是要到卡爾胡依奧基河橋那兒去。

“這是前綫司令部的命令，”伊凡·法捷耶維奇臨行時叮囑我們道。

“你別擔心，沒有旅行指南，大伙兒也不會在三岔路口走錯路的，”政委對他說道。

我們在沼澤地的小樹林中走了一晝夜，在高聳的松樹林里走了一晝夜，到第三天早晨，好容易到了波瀾壯闊的卡爾胡依奧基河畔。就此停留在陡岸上的灌木叢里。

从这里望去，可以清楚地看见桥梁（它原来是这样的！）和遍地是密层层小松树林的对岸。我们将要整天这样躺着，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到了夜里一定能炸毁桥梁。

岸上放着一堆堆新鲜发白的圆形刨花，我恍惚觉得自己甚至看见刨平的木头上流出点点晶莹的松脂。

北面的湍急河流孜孜不倦地流去，阳光在微波荡漾中碎成片片。光斑移动不息，在木笼桥墩上跳跃着。这是一座大桥，长达一百米，而我们负有责任要把它炸上天去。

“我一辈子造了三座桥，”雅库尼契夫沉思地说，一面拨开灌木丛，“还造了三台螺旋输送机，三幢房子，现在却不得不动手破坏了……”

草是湿漉漉的，到处都是露水。我们铺上雨衣帐篷^①，就躺在它上面。

“我连一座桥也没有造过，却要爆破第四座桥了，”雅姆什柯夫说。“最近几年来，我制造的多半是平土机——筑路用的机器。唉，好吧……”

这个小伙子滚圆的脸上微有几点麻子，眼睛乌黑，战前在奥涅加工厂里当旋工。

乍看上去，雅姆什柯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游击队里，他却大名鼎鼎，是个非常愉快、非常能干的人。在游击队里，我们替他起了个绰号叫作“精灵鬼”。

“不错，和平时我我跟姑娘们在这条桥上跳过卡德里尔舞，”雅姆什柯夫说，一面在雨衣帐篷上躺得舒服一点。

① 这是一块油布，可当雨衣用，两件或四件并起来就成为帐篷。

“真的嗎？”排長伊凡·伊凡諾維奇輕輕地應聲說道。

“真的嗎？在這座橋上？”

雅姆什柯夫當然不可能在這座橋上跳卡德里爾舞。他當時跳過舞的那座橋，也許在冬天已經被游擊隊員們炸掉了。這座橋是新造的。

一個戴鋼盔的德國哨兵在橋上走來走去，他的刺刀在簇新的欄杆上嚇人地閃閃生光。

幾個女人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乘着小船在河上游玩。有一條小船上有一個男人，也沒穿上衣，只穿着條紋襯衫，打着鮮紅的領帶，坐在舵邊。兩個服裝華麗的女人在划槳。

片斷歌聲自遠處飄來，這種曲調聽來很耳熟。

“你瞧，在唱我們的《斯吉潘·拉辛》，”雅姆什柯夫驚奇地說。

橋梁附近的翠綠小丘上，可以看到幾幢有小花園的屋子。

本地居民早在戰爭爆發之初離開了這個村子。如今村里住着的人，是從芬蘭腹地搬來的。我們知道這個小村子里除了築橋人員以外，還駐有一排警衛隊……今天是星期日，縱使是在這種日子里，他們這樣起勁地唱歌也未免太早了。這是很奇怪的。

“我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伊凡·伊凡諾維奇打定了主意。

“很危險……”

“最好還是我去，”雅姆什柯夫說。

“你姓雅姆什柯夫，可我姓基拉宁^①，”伊凡·伊凡諾維奇教訓人似地說道。“談話結束。卡依基！”

他这个人很固执，爭論起来是說不服他的。他愛說的“卡依基”是芬兰話，意思就是完了。

我們这伙人里，只有伊凡·伊凡諾維奇讲得一口流利的芬兰話。这就决定了一切。

虽然我們深入敌后这么远，敌人未必料得到我們是在这里，但这依旧是个很大胆的主意。不过我們的伊凡·伊凡諾維奇就是那么样的一个人。他身材瘦削，个子不高，长长的鼻子，淡褐色的长发剪得象农民一样，从四周披下来，看样子身体虛弱，有点儿懦怯似的，其实他这个人却常常能当机立断，而且是非常頑强，非常大胆的。

伊凡·伊凡諾維奇用緩慢的动作，甚至懶洋洋似地脫下身上的軍大衣。他只穿着貼身衬衣，卷起袖子，就从容不迫、搖搖擺擺地順着陡坡，往下走到小河边去，陡坡上的白屈菜开着点点火星般的小黃花，使人眼花繚乱。接着他突然弯下身体，出乎意外地为我們采起花来了。

“他这是干嗎呀？”我寻思道。

伊凡·伊凡諾維奇采了一小束金蓮花和白屈菜，就繼續从斜坡上走下去。他的脚上穿着一双生皮制的翘靴尖旧靴子，——这种靴子，芬兰話叫作“拉皮卡特”^②。

刚才他在岸上躺在雨衣帳篷上的时候，就看見岸边灌

● 雅姆什柯夫是俄罗斯人的姓氏，基拉宁是芬兰人的姓氏。

● Lapikat, 这是芬兰文，意思是高帮皮鞋。

木丛和高高的香蒲中間有一只小划子。伊凡·伊凡諾維奇拿起那支独一无二的桨划离河岸，逆流駛去。老远看去，虽然觉得他懶懶地、并不是甘心情愿地划着船，可是小划子却飞快地駛向桥梁。雅姆什柯夫和雅庫尼契夫一直用枪口瞄准着那座桥。

我們都怀着同样的情緒，即使沒有任何命令，我們每个人也都明白自己的任务。然而心还是剧烈地跳着，我們的目光离不开伊凡·伊凡諾維奇的背脊。

本来縮成一团，睡在雨衣帳篷上的丹莎，現在甚至起身跪着，留神凝視伊凡·伊凡諾維奇。她的嘴巴半張着……唉，好丹莎！

伊凡·伊凡諾維奇划到了桥边。

一只小船直駛到他的小划子旁边。就是在这里，我們也分明看見一个女人在对他說話。

“我負責打那个舵手，”雅姆什柯夫說着瞄准舵边坐着的那个男人。

但是他們显然在和睦地攀談，因为伊凡·伊凡諾維奇忽然抓起船尾上他采来的一束白屈菜花，把它灵巧地向小船上扔去。那个女人在半空中接住花，就把它攬在怀里。那个汉子看了大概觉得不順眼，霍地撥轉船头向岸边駛去了……

“哎唷，他要去报告啦，”丹莎十分苦恼地低声說道，“要去报告啦。”

“开枪嗎？”雅姆什柯夫問道。

“別忙，来得及的。”我好不容易忍了下来，才沒有开枪射

击。

实际上倒应该稍等一阵，因为那个汉子駛到河岸附近，突然地轉弯，现在正逆着流駛去。

但这是怎么回事？一些德国兵从树林边的小屋子那里沿路走去，清晰而响亮地跨着正步，踏得尘土飞扬。约莫有一連多人。他們向那座桥走去。这算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举起了冲锋枪。如果他們准备包围我們，再用一个連的兵力切断我們的退路，那么此刻动手撂倒十、二十个德国鬼子，再跑到森林里去，说不定倒要上算一些……但是那么一来，桥梁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不，不，他們决計不会跨着这种正步去作战的。

伊凡·伊凡諾維奇依旧慢吞吞地、漠不关心地撥轉划子，駛到岸边，把它拖上沙地，坐在桥旁小草地里的石头上，将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用习惯的姿势从很深的口袋里拿出一只深紅色綢烟袋。然后同样神色泰然地在烟斗上装烟。

小船上的人停止划桨，望着那座桥。

軍乐队在河畔打雷般演奏起来，拚命地把德国军队进行曲的乐声向附近森林里傳播。

兵士們在桥面板两旁排成队列。每边排成两行橫队。

“謝天謝地，謝天謝地，他回来了，”丹莎低声說着，露出欢乐的笑容。她的前額上現出晶瑩的大滴汗珠。

伊凡·伊凡諾維奇乘在自己那只小划子里，故意同样緩慢地順流划回来。

这时候，一辆敞篷灰色小汽車在桥上出現。